

誥授資政大夫先考惇甫楊府君行狀



內

皇清賜進士出身員外郎銜學部主事先府君行狀

嗚呼我 府君體氣素強自辛亥八月十六日請終
養歸逾數日而武昌變起逾月而吾粵變起 府君

憂憤時事談論間每氣促上逆恒不自知自是兩耳
漸重聽精力稍不如前壬子 不孝履瑞 殤其長子癸

丑亡其室人今年四月 庶母李孺人病歿 府君
外憂 國祚內憂家難晝夜勞瘁而五月 不孝履瑞

大病幾殆 府君憂勞益甚不意 不孝 病瘳而 府
君疾作竟以不起嗚呼痛哉吾 父極憂勞以拯 不

孝垂殞之身 不孝 不能殞身以贖吾 父何以為人
行狀

何以爲子惟念 府君忠孝性成出處去就大節昭
然苟有窺見隱而不述厥戾滋大謹就里居世次及

行事梗概畧載如狀我楊氏本順德縣馬甯鄉人十
六世祖 諱 衣堂始遷省城隸南海縣籍我高大父府

君 諱 榮殿高大母梁氏本生高大父府君 諱 潤亭本
生高太母林氏曾太父府君 諱 聖希曾大母關氏簡

氏本生曾大父府君 諱 敬止本生曾大母吳氏大父
府君 諱 守和太母熊氏本生大父府君 諱 守恕縣案

元附貢生以孝友聞邑志有傳大母高氏是生我
府君兄弟六人 府君次居三 諱 裕芬 字 家珍 號 惇

甫幼而端重智而如愚我 本生曾大父 本生大
父皆器異之甫成童自四子五經以及周禮儀禮爾
雅諸經皆熟讀強記士禮昌黎苦其難讀爾雅文字
尤繁碎 府君四十後猶能默誦雖不爲詞章專門
然楚辭選賦庾子山賦少時皆全抄而熟讀之不遺
一字宿老歎其勤篤年十八以說經之文見賞於陳
東塾先生補入學海堂專課生弱冠游於庠未幾
本生大父見背 府君授徒支持家計未幾 大父
見背 大母熊太夫人 本生大母高大夫人命
府君入嗣是時家計益困館穀所入歲僅百金 府
君處之怡然不妄求不苟取汪柳門學使按臨歲科
試均取錄經古一等有績學能文之譽戊子鄉試中
式第一典試官爲惲次遠侍郎褚伯約觀察評其卷
曰十四藝純粹以精以十四藝進呈

行狀

二

御覽

明年入都順德李仲約侍郎一見大喜曰賢弟解首
惲公不負此行矣其推重如此是科主試爲南皮張
文襄公於榜中人士少許可獨首肯 府君越五年
壬辰聘主兩湖書院經學教席相得歡甚 府君批
示課卷纍纍數百言皆指示先儒讀書之法由是經
學寢盛甲午成進士以主事簽分戶部尋返武昌仍

主兩湖院席丙申冬以親老辭歸逾年 大母熊太夫人見背 府君哀毀盡禮大吏歷聘主講明達鳳山端溪各書院皆兼課古學指示學問門徑一如教兩湖之士與明達諸生情誼尤摯朝夕講貫娓娓忘倦當戊戌辛丑舉行新政天下向風然貪功嗜利之人亦雜出其間 府君歎曰遷官取財必借新政是新政奸人之利而良民之害也民心一失異說乘之是大可憂乃取東坡集論新政諸篇日與諸生討論以爲東坡言國祚之短長不在此人才之短長不在此可謂苦心盡言惜當時不省要皆足爲今日龜鑑

行狀

三

或疑其迂後始歎其言之驗爲可痛也庚子八月聯軍入京 府君聞之泣下番禺梁先生倡議奔貢行在 府君亟欲奔赴會病疽方劇 大母極以爲憂不果行旋以貢物

傳旨

嘉獎丁未入都供職不干謁要人而勤於部務度支

部派掌丞參廳秘書及檢查山東丁漕直隸練餉江西兵馬等差南皮張公奏調學部審定圖書凡心迹險僻持論乖舛者多所斥駁鄉人官察院者爲湛甘泉先生奏請從祀孔廟 廷議下各部具說帖時人多以甘泉嘗爲嚴分宜集作序尼之 府君搜尋證佐

定爲僞託雖部議不行時論重之宣統元年朝旨
推恩海內准越級請封 府君如例得封贈三代正
二品庚戌五月假歸爲 大母高太夫人稱觴依依
膝下有終焉之志會僚友以補缺班次將到電促銷
假 大母促之行復入都辛亥八月決計請終養歸
甫抵里革命事起粵人爭先剪髮而嫉惡不剪者
府君不得已作道士裝 國變後 府君曰吾官雖
小尙要見我

皇帝且將見

先皇帝於地下此外不見一人安可剪髮是時邪說猖狂動

行狀

四

訕 朝廷苛刻無狀 府君較量今昔痛陳利害并
舉官度支日厯觀直省凋敝情狀證駁其非髮指眦
裂人咸敬畏不敢復言去年十一月十六日

先帝

先后奉安

崇陵

府君倡議於北郊素冠服望祭自爲祭文跪讀聲淚
俱下遂號哭與祭者皆號哭事 聞

傳旨嘉獎方甲午 府君之初到部也侍郎爲同鄉同邑

某好結納知名士攀鱗附翼者頗衆 府君分部後

例謁堂官獨不及某半月假歸居鄂五年大吏皆折節與交 府君未嘗干以私鄉人有商於漢口者婢死已棺歛矣有小委員欲藉端訛索喉使漢報館誣以刑斃白漢陽縣將置諸獄有殷商以告 府君

府君曰事不由苦主告發何得以報紙無據之詞妄入人罪因爲言於鄂省大吏獄遂解鄉人素不相識頗有餽贈 府君悉却之後亦未嘗通問鄉舉後學

海堂菊坡精舍公推爲學長皆再三辭而後就戊戌以後湖北改設學堂又開存古學堂南皮張公先後電聘主教席京師大學堂開專科總監督劉幼雲京

行狀

五

卿聘主經科粵吏惠潮道褚觀察聘爲潮州師範監督肇慶府賴太守聘爲中學監督皆再三婉辭肇羅道易實甫觀察聘爲實業監督就事兩月會易公去任遂辭屢歎曰學術紛歧羣言淆亂昌黎復生未必能障百川而挽狂瀾吾病未能也嗚呼 府君出處去就辭受類如此生平見義勇爲甲辰某紳議粵漢鐵路忤某督意被逮勢張甚粵人集府學將爭於朝負名望者多歛避 府君曰此公義也無可避或陳以危言 府君不爲動議論侃侃人咸壯之性和厚而疾惡嚴往往大聲遽色受之者無怨至橫逆之

來又未嘗與校自甲午後館穀稍豐 府君爲昏喪大事計躬行節儉自通籍爲院長以至官京曹無異寒素或譏其吝 府君惟默受不辨好周急孤寡不能自存己力不能濟者則以謀於富親歲給之以爲常或終其人之身或逮其孤成立乃已誕日不茹暈曰生我劬勞之日也子媳欲具饌則命獻金以給貧者好獎誘後進諸生來謁無虛日及舉喪門人赴弔執紼者屬於路生平論學大旨以漢學爲根柢宋學爲依歸而推極於經正無邪以維人心風俗又嘗言世人訓子弟以理財爲急以讀書爲無用不知讀書所以養心性去逸欲卽所以濟財力之窮其有關於世運者甚大晚歲假榻於華林寺報恩堂愛其名樂居之蓋報恩之志孔亟嘗欲假年以俟不意閏月二十八日偶感微疾遽至不起嗚呼痛哉病革猶命不孝扶出廳事叩謁 先祖省視 大母不孝以起居不便泣勸而止病中得梁先生梁格莊來書知陵工待款告成無日切齒流涕六月十四日清晨猶自起坐不假扶掖神智湛然已刻漸作謔語詞雖斷續大致皆以

行狀

六

皇室及

大母爲念延至未刻氣息寢微竟棄

不孝

等而

長逝矣嗚呼痛哉頭額手足逾日始冷雙目炯炯如生時嗚呼 府君自少砥行厲名抱負甚大然深自韜晦不矜才譽遭時多難百未一施齋恨以歿視而不瞑可勝痛哉遺命後事一遵

皇制生於咸豐丁巳年四月二十日終於甲寅年六月十

四日享年五十有八平生著作不自編定今檢得遺文若干首都若干卷配吾 母梁夫人先 府君十

二年卒生女子二長適同邑馮觀海中書科中書銜

國學生次早殤子一卽 不孝履瑞 庶母李孺人前

兩月卒生子二履璋履璵女子一 不孝履瑞 侍奉無

行狀

七

狀加以疾厄頻仍貽 府君憂雖至屬纊待訣不能

少慰其心嗚呼以吾 府君精神強健懷抱尤寬使

不孝 稍能承歡養志於萬一期頤可致乃以 不孝之

故致 府君終其身於憂勞之中 不孝 之罪萬死何

贖祇以窀穸未安遺書待集苟延殘喘苦塊昏迷語

失倫次望漏實多伏望

當世賢人君子錫之銘幽志墓之文以垂不朽則 不

孝雖死之日猶生之年 不孝履瑞 泣血謹述

門人梁觀喜頓首拜填諱

